

12

长篇小说

梁晓声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
Liang Xiaosheng :
Novels



梁晓声

青岛出版社

梁晓声文集·长篇小说

12

缪斯之子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缪斯之子 / 梁晓声著 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 , 2014.12

(梁晓声文集 . 长篇小说 ; 11)

ISBN 978-7-5552-1319-2

I . ① 缪… II . ① 梁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3747 号

责任编辑 石相杰

诗人成为斗士的年代,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堪回首的。当历史的尘埃落定,成为斗士的诗人的死,首先当令他的同胞因之心疼。怀着心疼的情感来读诗人的诗,其诗宛如圣徒蘸自己的血写成的血经;怀着心疼的情感来细看诗人竟成斗士的心路,于是明察那历史不堪回首的病症,才是对诗人斗士之死的大敬……

梁晓声

2011年8月29日于北京

第一章

夕阳红透，余霞许缕。

一声汽笛，似老翁之悲情一叹。长江——从武汉至黄石的一段江面，晚雾缥缈，倏浓倏淡……

轮船缓驶江中，锈迹斑斑，仿佛一条患了皮肤病的江豚仰浮于江面——这是 1921 年底一个阴霾的日子。

甲板上寂静悄悄，一男子背对层舱，抚栏而立，乃是清华学子闻一多。

闻一多，原名闻家骅、闻多，出生于湖北蕲水县（现浠水县）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，堂兄弟中排行十一，大家族中称其“一哥”或“一弟”，婚后顺称其妻为“一嫂”。因其清华学友潘光旦一句戏言“闻何谓多？”遂更名“一多”。时年二十二岁，此行乃遵父母媒妁之命赶往家中与表妹高真完婚……

下雨了。雨丝如发，闻一多长衫已湿，似乎浑然不觉，思绪回到从前……

篷船撞雾而现，闻父剪臂伫立船头。

闻父：“家骅，为什么不带领着背诗？”

席篷内探出少年闻一多的头：“父亲，背哪一首呢？”

闻父：“就背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吧！”

少年闻一多：“好……”

江上响起男童们语调稚嫩的背诗声：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少
壮能几日，鬓发各已苍。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焉知二十载，
重上君子堂……

闻父：“停，这后一句怎讲？”

少年闻一多：“哪里想到二十年后，又能与君子您卫八处士相见于您家的厅堂呢？”

闻父点头：“继续。”

男童们的背诗声：

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……

小船徐远，其声亦然。

一只花色的小皮球从一客舱蹦出，滚过湿漉漉的甲板，滚向舷边……

女人的声音：“别捡了，危险！”

闻一多转身，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舱门外，挣着身子要捡球，然而小手被一只女人的手拽住；女人的身子隐在舱内，闻一多只能看见她的半条裸臂……

女孩：“我的球，我的球……”

闻一多快步走到舷边，撩长衫，弯下腰，以手挡住滚至的球，捡了起来……

一名船工恰在此时走过他身旁，恭敬地问：“您是……闻少爷吧？”

闻一多拿着球，疑惑地望着船工。

船工：“闻少爷，您也回客舱去吧，看您衣服都淋湿了！”

闻一多有些迟疑地：“我们……相识过的吗？”

船工：“闻少爷，您四伯父，不是在巴河镇里开着一家商铺么？我在他铺子里打过杂。还是他老人家托人介绍我到这艘船上的呢！我家在武汉乡下，这样对我来回探家方便多了。我给他老人家打杂的时候见过您几次。”

闻一多：“那么，是自己人了，何必在船上也叫我少爷？”

船工：“越是自己人，越该分清身份嘛。要不，这大千世界人和人的关系，岂不就乱套了嘛！”

闻一多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本是不该被什么老爷、少爷或下人的名分区分开来的。总之，别人若叫我少爷，小时候还听得，现在长大了，听着就不知如何是好了。”说罢苦笑。

船工：“那，以后再遇见您，我称您闻先生就是了。”

闻一多认真地：“闻一多。以后直呼我的名字吧。我还是名学子，哪里当得起别人称我先生。”

船工也认真地：“偌大中国，不是仅有一所著名的学校叫清华么？您家乡人，谁不知您是清华的才子呢？我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人，岂敢直呼您的名字？”

别处传来叫声：“韩福禄，这边舱里有人晕船吐了，快来收拾一下。”

船工：“闻先生，我得去了。您还是别在甲板上了，快进舱里吧！”

船工离去，闻一多又将身体转向了大江……

凭栏的闻一多，双手无意识地转动着球，轻而长地叹息一声，低吟出两句诗：

暮雨朝云几日归

如丝如雾湿人衣……

他的表情随之惆怅。与表妹的包办婚姻，委实是他不甚情愿的。

背后女孩怯怯的声音：“先生……”

闻一多缓缓转身，见女孩站在离他几步远处，正望着他……

闻一多：“小姑娘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女孩：“还我球……”

闻一多低头看一眼手中的球，恍然大悟地：“噢，我都忘了，当然应还给你！”

女孩伸着手正要走向他，闻一多制止地：“别过来，船边太危险。”

他掏出手绢擦擦球走向女孩，将球还给她，同时抱起了她……

闻一多对小女孩柔声地：“记住，这个球，你也要当它是有性情的东西看待它。它是小球，所以你不能踢它，更不能踏它，你拍它时，要轻轻的。你拍得太重，它就不高兴了。一不高兴，它就会滚向一边去，不想跟你玩了……”

女孩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闻一多抱着她走到舱门口，将她轻轻放在舱门内，待直起身时，才见是个小舱，仅两张铺位；而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子，一手握卷，斜坐于铺位，正面带微笑，神态端庄矜持地望着他。她身穿旗袍，看去是位生活优越的少妇。

闻一多也微笑了一下，退开。又踱回到船舷边凭栏而望。

少妇注视他的背影……

韩福禄提着手提话筒喊：“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现在餐厅已为诸位备好晚餐，诸位文明舱的先生女士们请用餐了……”

闻一多一扭头，与少妇的目光相视。

韩福禄匆匆走过来：“闻……您一直没离开甲板啊！您可真是的！”

闻一多一笑：“我有换的衣服。再说我喜欢在这样的丝丝细雨中独自待会儿。”

韩福禄：“该吃饭了。”

闻一多：“我现在不饿。老韩，你忙去吧。”

韩福禄走开，回头望他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：“书读多了，人就是会变得与众不同啊！”

男女乘客，陆陆续续从闻一多背后走过，少妇一手牵着女孩，一手撑伞，也从闻一多背后走过。闻一多全然不觉，一直陷入某种沉思中……

天黑了。

船在夜行，江声汨汨——闻一多的背影还在原处。少妇的身影出现在他背后，撑着伞，替他遮雨……

闻一多仍不觉。

闻一多低声自吟：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……”

少妇低声道：“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

闻一多立刻转过身，一时不知所措地：“谢谢，这怎么可以，淋湿了你自己。”

少妇：“闻一多，诗啊词啊那是当不得饭的，心头愁绪，也并非靠了才子情调皆可了去。”说着，将伞递向闻一多，与他扶栏并立。

闻一多接伞在手，不免奇怪地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少妇微微一笑：“你刚才与船工交谈，我无意间听到了。”

闻一多：“独自寂吟，想必也让你见笑了。”

少妇：“诗人爱诗，犹如女子爱美，谁取笑这一点，谁便是在证明自己的愚蠢。难道我是一副愚蠢的样子吗？”

闻一多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我虽还算不上是诗人，但我的确爱诗。爱唐诗，爱宋词，爱古代和现代的一切好诗，就像男人爱……”

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多了,忽然缄口。

他将脸转向了江面——泊在江两岸的小船上,渔火点点……

闻一多:“一年湖上春如梦,二月江南水似天。”

少妇:“这是元代迺贤的《春日怀江南》。”

闻一多刮目相看地侧脸……

少妇:“你的话只说了一半,你爱诗就像男人爱什么呢?”

闻一多婉转地:“在一切的人生中,我觉得,为艺术的人生是最值得的。我的一生,将是为诗的一生。”

少妇:“已然决定了!”

闻一多郑重点头。

雷声隐隐,远处天穹上裂出一道闪电,江风骤起。

闻一多:“女士,风雨要来了,请回舱吧。”

少妇点头。

闻一多撑伞,将她送回舱口。待她进舱,闻一多请求地:“能否,将这把伞借我?”

少妇诧异地:“怎么,你还要待在甲板上?”

闻一多吞吐地:“我……只不过喜欢独自待在雨中站会儿罢了……”

少妇:“可是,现在大约快十点了……”

又一道闪电,又一阵雷声,风更大了,站在舱外的闻一多,长衫的下摆不时被风掀起……

少妇:“这一场雨来势汹汹,我的伞是难以挡住它的,你别淋感冒了。”

闻一多笑笑。刚想说什么,一阵大风将伞叶吹折……

少妇也笑了,诚恳地:“闻一多,进来坐吧。”

闻一多犹豫。

闪电、雷声、雨点……

少妇在舱内一闪身:“请!”

闻一多犹豫地迈入了舱。

一阵风将舱门“砰”地关上，紧接着，瓢泼大雨在舱外下了起来……

女孩已酣睡在一张铺位上，少妇坐于女孩身旁，指着另一张铺位说：“诗人，随便坐吧。”

闻一多局促而坐。

少妇：“我也要谢谢你。”

闻一多困惑不解地望着她。

少妇：“谢谢你替我女儿捡起了球，谢谢你用儿童诗般的语言，对她说的这番话。”

闻一多又不好意思起来，低头道：“哪里，您过奖了。”

少妇：“闻一多，实不相瞒，没见到你之前，我已经了解你不少了。”

闻一多诧异地抬头望她。

少妇：“我的弟弟也是清华学生，不过他偏攻理科。我早就听他讲过，清华有一名叫闻一多的学生，入学考试时数理化成绩不好，但文科成绩却名列第二。尤其将一篇题目是《多闻阙疑》的命题作文，写得思路独特，逻辑清晰，文采飞扬，深获文科老师们赞赏……”

闻一多：“一多惭愧。”

少妇：“我还知道，你是清华学生诗社、剧团的主要发起人，是《清华周刊》的主笔之一，是清华第一名报美术专业的学生，周刊的封面和插图，往往出自你的笔下……”

闻一多：“那些，都只不过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做来投入而已。”

少妇：“那么，响应罢课，参与学潮，也是你喜欢做的事么？”

闻一多严肃地：“那不同。一多虽然已立志将此生献给诗和艺术，对政治之事，一向并无兴趣，但若事关公理和正义，一多还是不愿袖手旁观的。窃以为，‘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’，当是今日之清华学子的社会大立场，当是今日之中国青年的社会大立场。”

少妇：“据说，只有你闻一多等二十九名学生，坚决不肯向校方低头

认错？”

闻一多微微点头。

“倘被取消毕业资格，也决不后悔？”

闻一多点头。

“倘被剥夺留美之机会，也在所不惜？”

闻一多点头。

少妇：“好一个闻一多，能在这艘船上认识你，也算不虚我此行了。”

闻一多起身，彬彬有礼地：“我想，我该告退了……”

少妇：“闻一多，你坐下。因为你是我弟弟的清华同学，因为你是闻一多，因为通过我们的一番交谈，我自认为更了解你了……”

闻一多：“可是，毕竟太晚了……”

少妇：“你因为没有买到一张卧铺票，又不愿在底舱挤着，对不？”

闻一多低头默认了……

少妇：“闻一多，你今晚就睡在那张铺位上吧。”

闻一多讶然地：“这怎么行！”

少妇：“又怎么不行？”

闻一多张张嘴，不知说什么好……

少妇：“我的先生在马来西亚经商。他认识湖北航局的一位官员，所以船上特为我们母女预留了这一小舱，你只管睡下无妨。”

闻一多：“我想，我也许会带给你诸多不便。”

说着，再次起身，彬彬有礼地微鞠一躬，走至舱门——刚将门推出一道缝，一阵风夹着雨扑入舱门，门前地上顿时湿了一片……

闻一多本能地随即将门推严。

背后少妇平静的声音：“清华学子的头脑中，想来不该也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在作祟吧？”

闻一多的手从门把手上放下了，缓缓转身，望着少妇，庄重地：“那么，一多谢了。”

大雨“哗哗”地泼着舷窗，客轮在风雨中徐徐前行……

舱内，少妇搂着女儿熟睡了……

闻一多仰躺着，头枕双手，又陷入回忆：

春光明媚的蕲水老家，遍地油菜花黄。胞弟家驷和表妹高真在深黄浅黄中奔来跑去，张网扑蝶。

少年闻一多的身影踏田埂走来，喊：“驷弟！表妹！回家吃饭啦！”

高真循声望道：“是一哥！”

闻家驷：“你叫得亲劲儿的！”学她声调，“是一哥！”

高真：“你学我干什么？我叫错了不成？”

闻家驷：“你当然没叫错，他也当然是我们的一哥。可是，任你现在叫他一哥叫得再亲，长大以后你就叫不成他一哥了，我却一直还可以叫他一哥！”

高真：“那又为什么？”

闻家驷张张嘴，欲言又止。

高真：“说嘛，说嘛！”

闻家驷：“现在不能告诉你。”

高真：“说嘛，说嘛，现在不告诉我不行！”

闻家驷拗不过她，又说：“我告诉你原因，你可不许害羞。”

高真：“如果不是羞人的事，我就不害羞。”

少年闻一多的身影走来。

闻家驷：“那，我就给你说个明白——以后，你是要嫁给一哥做媳妇的。这是大人们商议时我偷听到的事。你成了他的媳妇，连我也要叫你嫂了，你那时还能叫他一哥么？你只能这么叫他了——夫……啊……”最后两个字，闻家驷学了一句青衣念白……

高真羞得双手捂脸，继而将双手握成小拳，不停地擂打闻家驷。闻一多走到他们跟前，大人似的：“表妹，怎么打起驷弟来了？”

高真羞视闻一多一眼，嗔道：“他坏嘛，他欺负我。”

闻一多：“驷弟，你为什么要欺负表妹呢？”

闻家驷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眼珠一转，岔开话头，将手中的瓶子举给闻一多看，“一哥，你看我为表妹捕了多少蝴蝶呀！”

闻一多接过瓶子，转动地看着问：“那，你们两个打算将这些美丽的小生命怎么办呢？”

闻家驷：“我早就想好了，全都做成标本，也代表你的一片心意，送给表妹！”

高真：“我不要……”

闻家驷打断地：“你不要？那你求我带你来捉？”

高真：“我……我想……我原本是想，一哥爱看书，做成书签，送一哥！”

闻家驷：“一哥，一哥，你心里只有一个一哥！还莫如我自己都用线拴了，当一只只小风筝放着玩儿！”

闻一多：“驷弟，我不许你把它们都做成标本，更不许你都用线拴了当小风筝放着玩儿。表妹，我也不会接受你用它们做成的书签，将这么美丽的小生命活活弄死了，那是何等残忍的事啊！”

闻家驷和高真一时怔怔地看他……

闻一多：“还是还它们自由吧！”

他说罢，打开瓶盖，于是一只只蝴蝶飞出，盘旋在黄灿灿的油菜地的上空，情形煞是好看。

但瓶中还剩下一只蝴蝶不往外飞。

高真：“一哥，给我留下一只！”

闻一多却将那一只也轻轻抓出一扬手放飞了，并说：“你们多不小心啊，把这一只的翅子都弄破了，看它已无力高飞了，可怜的蝶儿！”

高真狠瞪了闻一多一眼，一扭身跑了。

闻家驷埋怨地：“这可是你惹她生气的吧？就留一只给她玩又有什

么不行呢！”

闻一多望着高真背影一笑：“我惹她生气的，难道不会再哄她高兴起来？”

闻家。

一群孩子们同桌吃饭。高真眼中噙泪，快快地不动筷子。孩子们的目光皆望向闻一多……

闻一多：“那些美丽的蝴蝶，使我联想到梁山伯和祝英台，我又怎么忍心不把它们放飞了呢？”又对坐在身旁的高真说，“表妹，别生我气了，吃完饭我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本给你听！”

高真抹抹泪，终于拿起了筷子。

雨过天晴，一个清新的早晨。客轮不知何时停靠于黄石码头。舱中，少妇被下船人的脚步声扰醒，坐起身，见对面床上已没了闻一多，伞撑开放在铺位前的地上，床上还有一册刊物。

她起身走过去，首先收起伞，接着款款坐在铺位边，拿起刊物，见是《清华周刊》。她翻开刊物，内夹一页纸，上有铅笔素描，画的是睡着的她和女儿。

多谢昨夜恩留，为您及女儿草此素描，以博一哂。又，伞已修好。不过，是船上的韩师傅帮我修好的，一多不敢夺人之功，实告。

闻一多

少妇迈出舱，正巧见韩福禄在拖甲板。

少妇：“韩师傅……”

韩福禄抬头四顾，问：“太太是叫我么？”

少妇：“你的熟人闻一多留言这么称呼你，所以我也这么称呼你。”

韩福禄：“不敢当不敢当，我一个船上干粗活的人，哪里也配您太太这么近便地称呼！请问太太有何吩咐？”

少妇微笑道：“那个闻一多，他哪里去了？”

韩福禄：“闻少爷啊，他已经下船了。他家在浠水，得在这儿上岸，再改乘另一段巴河上的木船。”

少妇：“他不愿你叫他闻少爷，你可是又叫了！”

韩福禄：“这不是背后嘛！”

少妇绕到船体另侧，双手抚栏张望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分明是在寻觅闻一多的身影，却又哪里可见！

少妇若有所失地回到舱中，坐下翻看刊物，中有一页，印着闻一多的诗《二月庐记》：

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，
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，
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——
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。

.....

此时，平静的巴水河如绸带般闪着波光。河上，一条载客木船缓缓行驶，船口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旅箱。两岸风光旖旎。

船家将橹摇得“欸乃”声声.....

舱内，坐着闻一多和到蕲水接他的老人家韦奇。闻一多默默望着两岸，心事重重的样子.....

柳荫下睡着一口方塘，
聪明的燕子——伊唱歌儿